

唐山之好 唐山之美 唐山之新

古迹览胜

越支：开支那些事儿

本报记者 盛东



一

你不觉得“越支”这个村名古意悠悠,并有些费解吗?

“支”就是支付、开支的意思,那么,“越”作何解呢?

越支村,属丰南区西葛镇,始建于元朝至元二年,即公元1336年。1961年分为6个生产大队,1984年改为6个村,分布在范董公路两侧,彼此相连。狭义的越支是指现在的越支一到六村,而广义的越支盐场,则包括整个西葛镇乃至周边地区。

据史料记载,古越支盐场位于丰南区西葛镇越支村南部沿海。北魏时,鲜卑人为解决国家赋税不足的问题,在越支一带组织百姓支起炉灶煮盐,还设置了盐监司,官府收购灶民煮制出来的盐,给付灶民钱粮。至辽金时,越支一带海盐产量大增,形成了闻名遐迩的官方古盐场。如日中天的盐业发展,给当时的朝廷和官员们带来了巨

大的财富,却没有给百姓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好处。进入到13世纪,连年的战乱使大批灶民逃亡,昔年繁华热闹的盐场荒凉下来,又成为茫茫滩涂。蒙古统治者为了恢复凋敝的京畿经济,于1236年在越支一带重建盐场。建场初期,由于官府盐税屡增,而“工本又稽时不给,给则克减”,煮盐的灶民们生活陷入了极端的困境。封建统治者的层层盘剥,加上一些贪官污吏以缉私之名进行敲诈勒索,巧取豪夺,不按时付给煮盐的灶民钱粮,甚至自己贩卖私盐,坑害百姓,致使古越支盐场一度出现“户口锐减,商逃课缺”的现象。公元1265年,当时的蒙古统治者任命倪德政为中都路转运使,监管盐税事务。倪德政为政清廉,体恤灶民,到任以后,改善经营管理方式,革除前弊,采取了实行宝钞(纸币)支付等一系列的抚民措施。倪德政通过实地走访调查,了解到部分灶民的生活非常困苦,于是允许灶民在这个月的钱粮不够用的时候,可以提前预支下月的月钱(宝钞),这样就缓解了灶民入不敷出的现状,极

大地调动了灶民煮盐制盐的积极性,使得盐场呈现出“盐课以盈,席袋山积,瓦庐相连,牛马蔽野,熙熙然如在春台和气中”(元代徐世隆《越支场重立盐场碑记》)的繁荣景象。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倪德政和他制定的这一体恤民情的政策,便把这个地方取名为越支,意思是可以越过这个月,提前支取下个月的月钱。这个名字体现了人道主义,也体现了一种契约精神,一直沿用至今。

二

日前,记者来到西葛镇,看到越支几个村子南面是一望无际的稻田,平如明镜的水面露出一撮撮排列整齐的绿莹莹的秧苗,姗姗可爱,充满活力。两只白色的水鸟从稻田上空悠然飞过,生动地演绎了王维的经典诗句“漠漠水田飞白鹭”。热风里没有一丝咸味,时光流转,岁月荏苒,波澜壮阔的大海已经悄然向南退却了约30公里,千年煮海的痕迹已经难以寻觅。记者不禁想到了白居易《浪淘沙》中的名句:“暮去朝来淘不住,遂令东海变桑田。”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沧海桑田”!

越支五村和越支二村之间有一个大水坑,俗称越支北坑。坑南曾是古越支盐司衙署所在地,也是当年灶民去预支下月宝钞的地方,现在早已盖上了民房。水坑边新苇丛生,青萍密布,几只蜻蜓在岸边款款飞行。水坑东侧立有一块石头,上书“鼓卤盖”三个大字。西葛镇政府里对古越支文化颇有研究的李贺龙告诉记者,古时海水退潮后留下一个个水洼,经过风吹日晒,从水洼地里冒出来的盐卤板结成小高地,像一个个巨大的锅盖,所以叫“鼓卤盖”。李贺龙还介绍说,古时越支北坑曾达数十亩,水面清亮浩渺,从未干涸过。更神奇的是,到了冬天,就算是酷寒的三九天,坑面也有些地方不结冰,天然形成大大小小多个圆形的冰窟窿;夏天满坑长着“鸡头米”,它是一种水生植物,学名叫茨菇,叶呈戟形,有长柄,开雪白的小花。用于验盐卤的卤莲也产于此处,卤莲叶大而圆,平铺于水面,月圆之夜,雁鸭入梦,蛙鸣阵阵,清景无限。

三

从前那些煮海制盐的“灶民”,虽说一度可以预支下个月的月钱,但毕竟生活清苦,也只是勉强解决了温饱问题。他们的后人,如今早已不再

从事祖先的行当,现在生活状况如何呢?记者采访了一些村民,详细了解了一下他们每月的收支情况。

不少村民是自收自支,生活小康有余。越支五村村支书杜玉存今年45岁,热情而淳朴,思维清晰,口才极佳。临近正午的烈日下,他站在一个约4亩的泥鳅养殖水塘的岸边,掰着手指头给记者算细账,得出的结论是:一亩水塘养殖的泥鳅,平均产量2500公斤,秋季销售到韩国和我国南方,按一公斤20元算,收入可达约5万元,4亩就是20万元。这时,几只白色的水鸟从空中俯冲水塘的水面,喙和翅膀边缘都碰到水后又翩然而起。记者问它们是不是在吃刚放养到塘中的小泥鳅,杜玉存笑着说:“是,让它们吃点儿吧,它们是国家保护动物,咱们也不能伤害它们。”杜玉存的话令记者肃然起敬,生态振兴不正是乡村振兴事业中一大重要内容吗!杜玉存告诉记者,全村共有278户,1152人,土地总面积2.9平方公里,其中耕地2484亩,水面坑塘570亩。近年来,村两委发挥了引领作用,创建了“金鳅溢彩”特色品牌,推动泥鳅产业取得长足发展。目前,越支五村已经建成华北地区最大的泥鳅养殖基地,村集体年收入达到一百多万元,全村从事泥鳅养殖的农户达到80余户,全村人均纯收入达到12000元,泥鳅养殖户更是家家都过上了小康有余的富足生活,可以说,收入都远远大于日常生活中的开支。

第二类村民是去企业打工,月月开支,生活同样年年有余。越支五村的冯相来和刘颖夫妻



俩是典型。夫妻俩都属龙,今年都37岁。冯相来在一家钢铁厂上班,月薪6千多;刘颖在一家陶瓷厂工作,月薪高达七八千。刘颖当姑娘时就在陶瓷厂上班,一直在高温的环境中作业,干的是修活儿(修整产品),每天一大早去厂子,傍晚6点才回家,异常辛苦。夫妻俩只要了一个孩子,孩子正上小学五年级,平时由老人照看。现在小两口每月工资可达一万三四,一年可收入约15万元,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还有一些村民,则在自己致富的同时,按月给别人开支。经营农资和农用无人机的安建林才34岁,但已经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小“老板”了。仅今年,他就售出了约100架农用无人机,而每架无人机的价格平均约5万!记者去他的店铺采访时,两个工人正在一丝不苟地修一架无人机。安建林告诉记者,现在他常年雇着5个工人,每年的4到10月是农资和无人机销售旺季,他每月给每个工人开五六千块钱的工资;其余时间是淡季,店里活儿很少,工人们可以忙自己的事情,偶尔有活儿了,就来店里忙活一下。销售淡季,虽然工人们不常来,但他每月也给每个工人开2000多元工资,到了年节还给工人发红包。

搞水稻种植和稻米加工的李东、李惠新夫妇常年给十几个在稻米加工厂上班的工人开工资,男工平均每月七千多,女工略少一些,年终他还给工人们发红包,一个男工年薪约10万。在生产车间,工人包连富正从传送带上往汽车上搬大米袋,他的身上、脸上、头发上都沾着一层“白霜”,然而,他的笑容是那么灿烂——年薪10万,对于一个普通普通的庄稼人来说,确实算是高收入了。李东夫妇自己经营着一万多亩的稻田,现在正在插秧的季节,一般每天有五个人配合干活儿,两个男工,三个女工,男工每天每人500元,女工300多元;到了秋天,收割稻谷时,还要雇人,也得支出工钱……李东夫妇采用“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合作模式,在13万亩富硒大米核心产区,按绿色种植标准制定了生产技术规程,定期向农户提供优良的种子、肥料和农药,确保产品质量,秋季统一收购农户的稻谷,既解决农民零散就业的问题,也为广大农户的增收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初夏的艳阳下,记者还参观了底蕴深厚、干净典雅的越支文化园。看着文化墙上对古盐场图文并茂的介绍,记者深切地感受到:勤劳质朴的灶民后代,正赓续着本土的历史文脉,脚踏实地,开拓进取,令这个古老的村庄焕发出新时代的勃勃生机。越支村与开支相关的那些事儿,古今对比,确实让人生出无限的喜悦与希望。曾经繁忙热闹的古越支盐场,经历沧海桑田的巨变之后,一幅乡村全面振兴的美丽画卷正在徐徐铺开。



母亲的红包

依然

晚上从手提包里取东西,又看到了那个红包,里面是今年春节时母亲给我的压岁钱。钱不多,100元,但我一直没花,也从没有打算用它买东西。

母亲文化程度不高,只上到了小学二年级。当时姥姥生病,我舅舅还是婴儿,没人照顾。母亲只好休了学,帮忙照顾弟弟。母亲瘦小,哄弟弟时抱着吃力,只好整天背着他,手臂经常累到麻木,扣到一起的手指不小心就会松开,后背上的弟弟滑落到地上,摔得大哭。一年后,姥姥的病情好转,母亲终于可以继续上学,然而,已经缺了太多功课的她只能留级,好强而倔强的母亲不想被称为“蹲班生”,在姥爷高高举起的拳头下仍没有屈服,辍了学。

姥爷曾经是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役,在战场上受过伤,后来又转业到外地银行当工会主席,有见识,有文化,却奈何不了这个执拗的女儿,只能抽时间自己教她认字、算算术。好在母亲头脑聪明,认识了很多字,日常生活中的心算速度也极快。后来,还不到上工年龄的她就强烈要求和大人们一起下地干活。当时,实行生产

队,劳力由大队干部统一调配,母亲手脚麻利,干起活来一点不比那些成年妇女们差。

她嫁给父亲后,小家一穷二白,初期总要靠娘家接济,后来加上亲戚的帮衬,再凭借着两个人的辛勤劳动,肯于吃苦,家里的条件逐渐有了起色。

母亲是一个热心肠的人,总和我们说,遇到可怜人要多帮帮。

村子北街有一个孤寡的盲人,家徒四壁,他又年老多病,总是拄着一根竹竿,试探着走出村子,到外边算卦,挣口饭吃。母亲怜他孤苦,虽然不沾亲不带故,但只要他从我家门口经过,听到“笃笃”的竹竿响,母亲就会从家里拿出饭食送到他的手上。街上不懂事的孩子追着老人调侃、取乐的时候,老人会气急败坏地骂几句,然后惊慌无措地站在路上,母亲见了总会把那些孩子轰走,并劝慰老人。有一年,刚入冬, she就把给祖父、父亲做的厚厚的棉衣裹了几件送到盲人的家里。那位老人早已去世多年,但我仍记得他颤颤巍巍地接过母亲递过去的食物时扬起的灿烂的笑脸。

母亲没有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但她本性善

良,性格直爽,极具亲和力。无论是在老家,还是在城里生活,母亲总会交到很多说得来的朋友,每天都会有邻居、玩伴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打牌、挖野菜、赶集、遛弯。我的性格内向,和邻里交往不多,但自从母亲来我们家生活后,我走出自家房门需要打招呼的人逐渐多了起来,连我同事的婆婆都成了她的“牌友”。

天气回暖,父亲母亲回老家生活。每到豌豆成熟的季节,母亲都要让我给她城里的朋友们捎回一袋袋剥好的鲜豌豆和其他蔬菜。和我住在同一个小区里的张姨包了菜饽饽也总要给我送过来几个,因为她从母亲那里知道了我喜欢吃这些。

母亲做饭很好吃。普普通通的野菜到了她手里,她会煎炒烹炸地变幻出多种美食,家里大人孩子都喜欢吃。因为这,我的烹饪手艺一直没有练出来,因为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直接放弃自己掌勺。母亲的柴锅炖肉、大蒸饺和菜盒子令曾经去“刘氏农家院”吃过这几种农家饭的同事垂涎欲滴地谈论了很多年,其实她更有一道拿手菜——酸菜鱼,做法挺简单,鲫鱼煎到金黄,烹入佐料,加热水,汤煮到浓白,放入她亲手腌制的

酸菜,熬煮,最后加香菜即成。看似简单,但很少有人能如她一般掌握好火候,我们每次都把她煮的汤喝得一千二净,仍意犹未尽。

母亲身体不好,有冠心病、高血压、高血糖,每天需要吃很多药,但她将自己照顾得很好,按照身体出现症状的轻重及时调整药量。她很怕给孩子们添麻烦。其实她不知道,她一直是我们全家的依靠。

父亲今年74岁,从57岁他第一次做肺癌手术,到现在,他已经做了三次大手术。每一次都是母亲带着我和妹妹,陪着父亲在外地治疗。母亲就是我和妹妹的主心骨,有她在身边,我们心里踏实。姑姑们都说,如果这些年没有母亲对父亲无微不至的照顾,父亲肯定不会像现在这般健壮、开心。

两年前,我的身体出了些状况,刚开始瞒着在老家生活的父母。直到被母亲察觉,我不得不向母亲坦白时,电话里母亲沉默了几秒,然后冷静地对我说:“别有压力,肯定没事,咱们一家什么事都可以挺过去!”第二天,她和父亲就回到了城里,照顾我的饮食起居,承包了家务。虽然她表现得很轻松,但我能觉察到她的小心翼翼。每

一次去北京医院检查,临走时,她都会悄无声息地走过来,嘱咐我:“你检查时不方便接电话,我不打给你,但出了结果你一定要打电话告诉我,省得我担心。”其实,我知道,假如她的年纪再小几岁,她的身体再好哪怕一点点,她都宁愿亲自陪我去医院,因为那样她会第一时间知道我的病情,而不是无奈地在家里等消息。她不要我去,她怕给我们添麻烦。

我做完手术回到家。母亲整日如履薄冰,一趟趟骑着自行车跑超市买东西,做我爱吃的饭菜,又一次次悄悄地上楼,偷偷关注我的情绪。若我正在读书,或做康复训练,她就悄悄离开,若见我躺着发呆,她就会装作若无其事地走过来,找些轻松的话题,陪我聊天,给我打气。70多岁的她,又活成了我的依靠。

母亲不爱收拾房间,妹妹和我经常调侃她。有时,她会笑骂我们几句,有时也会因为妹妹回到老家不分青红皂白把她视为“珍宝”的杂物扔掉而大发雷霆,让我们再也不要回去气她。妹妹会等她气消一些的时候油滑滑舌地道个歉,哄哄她,母亲又会在周末发来微信,乐呵呵地问我们回不回家。